

情欲的文化资本与身体驯训

——技职教育体系中青少年的性／情欲

古明君

一、前言

在 90 年代中期台湾特殊的消费资本主义与政治空间中，「青少年」诞生了；「新新人类」、「打造青少年空间」以及各政党竞相举办的「飙舞」、「青少年晚会」、「青少年高峰会议」、「全国青少年代表大会」……商品行销与政治论述以世代为分界标定出「青少年」主体。然而，在这些相关的论述中，「青少年」这样看似中性或无性的名词所指涉的经验和描摹的主体，往往只是「青少男」，而且其中并无阶级差异。少数凸显性别差异的，是与「青少年的性」相关的论述，在其中，青少年要不被说成是「无知而纯洁、需要保护的小孩」，就是被当作「性精力旺盛、性活动频繁、只要她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新新人类」。

自 1994 年性解放在台湾掀起论述的浪潮，女性作为性／情欲主体，性解放论述透过勾勒女性的性／情欲处境，建构着女性作为性解放运动主体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在这样的性／情欲论述中的女性情欲经验，包括了外遇以及不在婚姻关系中的性、性骚扰与童年性经验、老年女性的情欲人权……。但是由于缺乏青少年情欲经验，以及未将她们的性经验放回打工经验、家庭生活、情感与亲密关系中思考，台湾现阶层性解放论述存在着青少年情欲盲点。

本文由技职教育青少年的生活经验出发，跳开「清纯需保护 vs. 放荡待导正」式的青少女性论述，希望透过在年龄、阶级差异之中的女性情欲经验初探性的质化研究，分析她们的情欲处境，以及其中所展现的性别与性的逻辑。

二、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

(一) 谁是技职教育下的青少年？

讨论技职教育里的青少女性／情欲经验之前，必须先面对一个长久以来讨论女性情欲时极易落入的死胡同：也就是假设台湾的情欲解放运动只适合「中产知识女性」，而处在政经及弱势的位置上的「基层劳动妇女」，是毫无物质基础来谈所谓的情欲解放的。基本上，这样的思考方式建基在以阶级（而且往往是经济阶级）一刀两分的将女性二元对立化为两种女人，并伴随将所谓的「基层劳动妇女」情欲处境同质化与弱化，便绕过不再继续分析其中的性与性别逻辑，以及其性／情欲解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透过访谈、成长团体及课堂小组讨论时直接面对这些尚在五专高职求学、未来将成篇「基层劳动妇女」的青少女时，她们的分殊与多样性彻底动摇了把「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同质化的可能性，所谓的「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有的乖乖念书想学一技之长、有的是白天工作七、八小时晚上来学校混一张文凭、有人没有男女朋友也有人已经结婚、有单纯涉世未深的、有跷家多次的、也有在社会版

上可以看到和她类似的故事的——我们无法假设有一种女人叫做「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然后来测量「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的性知识与性态度、或是来检定所谓的「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玩不玩得起性解放的游戏。

然而，访谈中看到的青少年的情欲经验仍然有其特殊性，与年纪更长的女性、升学体系中的青少年、以及技职体系中的青少年相比较后，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情欲处境特殊之处便彰显了出来。换言之，情欲处境并非真空的存在，讨论技职教育里的青少年性／情欲经验并非标示出某一特定群体来检验她们的性，而是将女性情欲处境的差异放回年龄、性别以及形塑劳动力的技职教育等诸多建构差异性的社会关系中来思考。

（二）技职教育的历史与社会意义

技职教育体系，指的是五专、高职、四技、二专、三专及其研究所组成，有别于高中、大学的独立体系；台湾的学制在高级中等教育安排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校与课程分类：五专、高职、高中，使部分学生义务教育之后即进入以职业技术培养为教育目标的技职教育体系。

自民国四〇年代起，为配合达成不同时期台湾经济建设目标所拟定的人力资源政策，职业学校数目增加而普通高中相对冻结，同时职业学校持续扩张工业类科（谢小苓、张晋芬、黄淑玲，1995）；高中职的学生人数比例，由五十六年度的六比四，到六十年度的五比五，到 71 年度迄今的三比七，如果加上五专前三年学生数，最近十几年间技职教育学生人数一直占就学人口四分之三以上（林文瑛、王震

武，1995），技职教育青少年人数正是在国家强力主控下由教育部门执行人力资源政策的结果，作为国家达成经济目标的工具，技职教育即是劳动力驯训的过程：教育的效果是经由意识形态的灌输，生产技能的培养以及行为态度的驯化来达成。

作为个人取得文化资本的途径，不同阶级、种族、性别者对教育资源的可及性，皆间接关系着社会关系复制或阶级流动，许多文献中都提到技职教育的升学管道狭窄，学生多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谢小苓、张晋芬、黄淑玲，1995），根据观察，在经建人力规划下持续扩大的工业类科（如电子科、资讯科、电机科、机械科、汽车修护科）学生以男生居多，而女生较多科别则是商业类科（如商业经营科、资讯科、国际贸易科、广告设计科、会计事务科）、医事护理类科、家事类科（如幼保科、美容科、服装科、家政科），在报考与选填时就决定了技术训练阶段即开始的劳动力性别分化，加上作为象征性文化资本的文凭往往作为特定职务所设定的进入障碍，因此技职教育中培训的劳动身体是性别鲜明的。

三、青少年的身体驯训

（一）青少年、性别身体与情欲空间

在台湾，年龄以及结婚与否，对女性是否与父母同住，起了相当决定性的作用。

访谈中认识的五专和高职青少年，不是与家人同住，就是住在学

校宿舍或公司宿舍里，没有一位是单身租屋外住，当问到她们「为什么不搬出来住？」或「有没有想过要住在外租房子住？」时，有些人表示没想过，还反问「你们是怎么跟家里讲说要搬出来的？」，有些受访者明白的说因为父母不放心，因此在当初报考职业学校区域联招以及考后选填学校时，父母以非常主导性的意见或强制的方式，让她们念可以通勤或住宿的学校。多数的受访者学费、生活费都是由自己打工赚来的，经济上的考量应该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她们得找有提供宿舍的工作来半工半读，同时减省住宿的花费，或者因此非住家里不可。

住在家里的青少年的时间、空间和身体不仅紧密的受到家庭的管束，同时也更赤裸的展现着家庭内部性别与亲子间的权力关系，比如某位受访者对她家里空间分配的描述：这个高职女孩由于妈妈离婚，所以是随外祖父母同住，他们家里一共三个房间，一间是给外祖父母住、一间套房是给舅舅住的，另一个房间里就挤了她、妹妹、妈妈、还有阿姨。另一个受访者则说：只要爸爸心情不好，就打她出气，而且有时候明明是弟弟犯错，她也会因此受罚。

由于亲子间的权力关系，青少年在家中的情欲空间与身体自主权压缩到几乎等于零。一个已经休学的受访者有个很要好的男朋友，在交往中她意外有怀孕了，因此父母帮她办了休学，并且每天钉着她的行动还有电话通话情形，后来因为妈妈跑进她的房间翻看日记，发现她仍然还有和男朋友联络，因此非常生气，扬言要告那个小男生。父母对子女监管的合法性，不仅是来自社会对家庭的观念，而且是由法律提供、具有强制性。包括与 14 岁以下少女发生性关系为准强奸

罪，可由父母提出告诉，或是家长可向收容跷家青少年者提出妨害家庭告诉。

父母对子女的情欲监管虽然展现的是亲子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其中还是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有一个受访者提到了她的同学与男朋友之间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

我们（女）同学有男朋友的，都没有跟家里讲，可是男生就相反，他们家里会知道他有女朋友；还有一个好夸张啊，他妈妈还跑到学校要来看他未来的媳妇长得怎样，一直问他儿子「是哪一个、哪一个啊？」……我另一个（女）同学，她常常去男朋友家过夜，她（跟我们）说她都去叫他帮她写作业，……她和他们家熟到他们家的狗都认识她了，他们家里好像都不会怎样，可是她家都不知道她有男朋友。

由于家庭对青少年情欲的监管，受访青少年情欲活动或情欲关系全都是瞒着家里，除非已经到了要结婚的地步，是不会把男朋友带回家去，可是对于儿子带女友回家，听到的情况，父母的态度几乎都很宽松。

如果说，家庭对青少年进行着情欲身体的管训工作，那么，当部份女孩离家外住时，身体的管束权就交到学校或雇主的手上；然而，技职教育里的学校生活其实不仅是在进行情欲的管束控制，更重要的是，在驯训一个柔顺的劳动者身体。被访问的一个五专女生告诉我们，她的学校宿舍是六个人住一间，寝室里规定只能有四样电器（台灯、吹风整发器、收音机、电风扇）、白天去上课时寝室桌上不能摆着镜子、书要整理好，其他还包括：被套和床垫使用学校规定的样式、棉被有固定的折法（印有学校的校徽的那一面朝上、校徽一致朝

外、豆腐干型、折不好时还要出棉被操)以及固定的起床、就寝、上课、晚休的时间,宿舍门禁是十点半,十一点半后熄灯。规矩清楚、严格执行;由于住校,交了男女朋友的同学除了校园以外也没别的地方约会,所以情欲的管制就由教官来执行;受访者说:教官会在上课时以道德教化兼嘲讽的语气对大家讲:有些同学躲在草丛里亲热,害他常常要拿着手电筒去巡逻,还要同学们不要在校园里抱得那么紧。另一个高职学校由于以商科为主,成为一个女生居多的学校,因此,学校还会要学生把地板用牙刷刷到发亮,来保持一个女生应有的明亮干净的形象。

这两所学校是在职业学校中入学成绩比较高的学校,也是将来当学生要就业时,雇主比较欢迎的学校之一,而在学校生活中,透过要学生学习服从、柔顺的接受身体的制式安排,以及情欲的管训,来进行这些劳动者的性别身体、情欲身体和劳动身体的管束与训练。

和这两所明星职业学校不同的另一所私立高职夜间部,由于学生处于技职教育体系的相对边缘位置(夏乐祥,1995),劳动身体的管束与驯训不是经由学校内部对学生身体的直接操练与摆置来进行;夜间部校园行政主管援引「社会控制」说,认为「夜校的存在,至少使许多原本在晚上无所是事的年轻人,不会在街上游荡,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相当正面的助益」(夏乐祥,1995)。每天晚上,上了一天班的学生进入夹杂在烦吵的台北街头巷弄的校园,开始学生身分;在我们对几个班上的学生做的问卷里看到,几乎所有的学生白天都在工作,少数目前没有工作的也不是不须工作,而是处于临时的失业状态,为了一张文凭,每天来这里坐个四小时。学校对夜间部学生只进

行最基本的身体规约。包括点名、校门口服装仪容检查、卸下大哥大BBcall，至于学生的劳动身体，早已在劳动市场中驯训。相较于升学导向的高中对于女学生进行去性欲特质的身体管训，该校夜间部对这些已经上班的女学生的身体，除了要求着制服得以分辨谁是学生之外，几乎完全没有其他规训。这些青少年劳动身体的性别与性欲特质，早已在劳动市场中进行，因此在教室里可以看到在休闲服务业打工的青少年们，身上除了皮包、小钱包外，还有化妆包，随时掏出小镜子补个妆，或拿出小剪刀修剪分叉的头发，略带风尘味地进行高度女性化的身体操弄。

（二）打工：劳动身体的性与性别

技职教育的分科与教育内容似乎在培养基层的技术人力，然而，就全女联青少年计画访问技职教育中的女孩们的打工经验看到的是，她们所能找到的工作几乎都是底层的服务业，包括 KTV、保龄球馆指导员、三温暖服务生、7-11、麦当劳，或是底层粉领族，如贸易公司小妹、总机。

为什么要去打工？男学生和女学生的差异似乎并不大。在私立高职夜间部的学生回答的问卷里，有一个选项是每一个人都勾选了的：如果不去工作，生活费、学费会没有着落。其次是不去打工父母会唠叨，再其次则是想有工作及社会经验。基本上，夜间部的学生一天几乎都工作 6 到 8 小时，所以有学生直接说：我不是打工，我都做全职工作。

打工经验中最大的差别，是男学生和女学生做过的工作。女生多

了像电动游乐场开分员、公司小妹、总机等工作，而男生比女生则多了一些工作：各种学徒（泥水、装潢、厨师）、在自己家里的生意帮忙学习（卡车司机、会计事务）。

打工的内容呈显出性别分化，而且与所念的科别全都无关，当问到「打工的工作可以学以致用吗？」时，只有非常少的同学回答「多少有点关系」。

访问另一个学校日间部的女学生时，也有同样的回答：打工的工作内容和学校教的，没什么有关的。这个受访者念的是资料处理科，学校教的包括 DOS 指令或文书处理等商用软体的使用操作，受访者使用特定的软体并把环境设定好时 key in 速度很快，但是当换使用 Word 时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技职教育技术训练的，是一种手脑二分、当下即用、无法面对产业环境改变的所谓「一技之长」。

大多数的受访者不停地换工作，许多受访者同时表示毕业后也不会继续现在的工作，由于所学与打工无关，打工市场里的年轻女孩提供的是用后即丢可抛弃型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性劳动力，私立高职夜间部受访的青少年们所能找到的，几乎都是一天六到八个小时、工作酬劳月薪一万六千元到一万八千元，局限于基层服务业、低技术的工作，或者是和性服务界限模糊的工作，像是 KTV 公主、酒店公关等。

在我接触的高职青少年里，有好几个因为受不了家庭气氛（「他们就是什么都要管」）或单调而无趣的学校生活（「我就是不想念」、「我想早一点独立」）而试图逃离这样的生活，她们采取的方法是跷家。在跷家之前，这几位女孩其实都用过一些方式来表达自己

的不满与不快乐，包括和家人抗议无效而引发的争执和火爆场面甚至数次自杀，因此，她们离家出走的过程并不像媒体上往往出现的「交了坏朋友成了跷家坏女孩、最后沦落声色场所」主流的跷家青少年论述。由于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跷家女孩往往先寻求同学朋友短暂的收留，而后立刻必须开始自行谋生。在年龄与文凭限制下，跷家女孩在市场上所能找到的工作非常有限。一个最近才刚跷家的受访者说，她在西门町找了几十份工作，内容全都是服务业（7-11、售货小姐），可是由于还没有年满十八岁，没有人要请她；而另一个和妹妹一起跷家的女孩则是打两份工，白天在提供住处的 KTV 打工、晚上去便利超商工作，才能勉强养活自己。其实，跷家之后的青少年，为了谋生，立刻面临到劳动力市场上青少年劳力位置中最赤裸的现实逻辑：在年龄、文凭、性别的限制下，为了谋生，所能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都是最底层的服务业、还有性服务业与色情产业。

四、高度性活力与低度情欲文化资本

当全女联在某高职夜间部带小组讨论「婚前性行为」时，我们在课堂观察中发现，在同侪中讨论「性」的话题时，男生较常用夸耀的言词来吹嘘性关系。而女生则几乎不发表清楚的意见，往往以提问题的方式来表示意见，或者强烈地以睡觉或作出不屑的表情动作来抵制这样的话题。

而对「性」话题的吹嘘性言辞，常常不一定直接反应这些男同学在真实生活中的状况，课堂上有男同学表示，对他们谈婚前性行为其实并不合适，因为「都还是暗恋、不敢去追，没什么经验」，而且还

说「像我们老师这样的男生，女生才会喜欢，而像他们（班上的同学们）这样的男生，女生不会喜欢」，因为「（老师）长得斯文、有学历、成熟……」。在这样的说法中：性行为 and 爱情是分不开的，而爱情，是有一种市场关系在其中，不管说法和理由是什么，他们都明显的知道自己在爱情竞争关系中的弱势位置，只是未必说明得清楚爱情市场的逻辑以及自己在爱情市场中掌握的资源。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些技职教育里的青少年只是以夸耀性言辞、吹嘘自己的性经验来建立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建立男生之间相互关系最现成的方法，就是去践踏女性和强调自己的（男）性雄风。

相对于男同学夸耀式地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女学生之间即使是私交很好的几个朋友自发形成的谈心小团体里，也不谈「性心情」，青少年男女间不同的情欲文化资源网络展现为同侪小团体间的次文化，而且文化商品的消费形式亦不会改变女同学所处的性资讯封闭的个人状态。受访女同学性幻想的素材最主要就是罗曼史，也有的是电视、电影的情节，也有一些女同学偶尔经由电视第四台看到 A 片，而且表示第一次看到 A 片时心情「很震惊」，只有极少数的女同学阅读将性解放论述商品化与通俗化的都会女性杂志。

在课堂上，全女联的同学发了一份小问卷，想知道他们对「豪爽女人」、「真爱运动」、「情欲人权」、「安全的性」等性论述的看法，相较于问卷的其他题目的回答状况，这几个名词的作答，甚至不是不同意或反挫，回答的内容透露出来所有的同学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名词。比如说：问到对「豪爽女人」的想法，有人认为是「对朋

友很好、重义气的女人」「大嗓子、酒量大」，或者有人回答「真爱运动」是「作爱」，回答「安全的性」是「婚前没有性行为」「避孕」，对这些白天忙上班晚上混文凭的夜校同学们、或是访谈中说自己从不看影剧版和生活版以外的报纸版面的青少女们，无论是透过人际网络或是文化消费，无论是解放的情欲论述、或是保守的性道德运动，她们的可及度都非常低。关于性与情欲的论述空间与他们并无交迭。

所以，当把「真爱运动」出成考题：「『因为真爱，从现在起，不试婚，不同居，婚前没有性行为，婚后没有婚外情。』这是台湾部份基督教和医界发起的『真爱运动』中的『真爱宣言』；真爱运动呼吁社会大众成为『新好父母』和『新好青少年』，同时对『性与婚姻』要有更多的承诺。请问你／妳是否认同这项活动？为什么？」，女同学的回答中，几乎全都认同这个活动。同时反应了最主流的性／情欲思考模式，和性欲与性别逻辑。

比如说：女性对性的务实逻辑，认为性行为需要由婚姻做保障、不在婚姻中的性将受「社会歧视」。

我认同，因为我觉得这样对每个人都很好，因为在婚前性行为的话，不但没有保障，而且还会遭到别人的指指点点。(女同学的回答)

.....有些人未曾想过后果为何，等做后，才知后悔莫及！（女同学的回答）

认同，当一对情人在还没有结婚就同居的话，过了一段时间，感情就不会比在一起好几年而不同居的人好。因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多，摩擦也就越多，而感情就会慢慢变淡，到了真的要结婚时，你也会考虑是不是应该结婚。结婚是双方所选择好了才作出的决定，既然双方都同意就不应该有婚外情。(女同学的回答)

性与婚姻的紧密相关，也反映在一些女同学同意「试婚」这样对婚前性行为的修正式说法，在这些回答中，同居试婚和婚前性行为最大的不同在于：性可以在婚前发生，可是在「将来可能结婚」的前提下进行，而且有助于认识未来的婚姻伴侣、减低离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是为了促成持久的婚姻。男同学的答案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属于这一类的回答。

我认为先试婚与同居也没什么关系，但应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因为先和对方同居，才可更了解他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有什么不合还可即时挽救，不要说结了婚后，才发现不和才离婚。（女同学的回答）

我觉得不太认同，因为不试婚怎知是不是好太太，如果婚前和婚后不一样那大有理由试婚。（男同学的回答）

……我觉得试婚是必要的，因为试婚跟结婚差不多，而且可以从相处中知道双方到底能不能包容对方缺失，不行就分开，就不会发生离婚，所以不赞成这活动。（男同学的回答）

认同也不认同，因为，不在先前试试看怎么知道婚后「合不合」得来，但又由于现今青少年太爱试了，所以造就了太多不幸家庭、无辜小孩、和医生许多 A 钱机会，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管好就好了 or 多存点钱以防万一。（男同学的回答）

也有相当多女同学的回答，将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与怀孕、与未婚妈妈、与社会问题连上等号：

我当然同意，婚前没有性行为比较好，现在的男女讲求速食爱情，像速食面一样，一冲即可，「情不自禁」使得青少年在对于婚前性行为有很大的好奇，未婚的妈妈是越来越多了，婚后应忠于自己所爱的人，不可有婚外情，既然当初你决定和他共度一生，就不要再和别人有任何瓜葛。现在的「新好父母」和「新好青少年」几乎没有了，将来社会出现了「乱伦」可

就天下大乱了。(女同学的回答)

我是认同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实在太乱了，未婚妈妈一大堆，生下的孩子又没人管，造成社会的负担，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很乱，因此这个可以让社会变好的活动，这有何不好的。(女同学的回答)

我完全认同，因为我周遭的同事、朋友，发生过很多婚前性关系而造成婚姻的不美满，成天打闹、充满暴力，影响下一代的身心，虽然随着社会的繁荣、开放，造成多件不幸的事件。应反对婚前同居……等事项(女同学的回答)

而回答不认同的女同学，大多数是在真爱的定义上打转，这些回答反映着女同学对于爱情的浪漫期待。相较之下，几乎没有男同学在回答中描写他们认为「真爱是什么？」，他们即使不认同真爱运动，反映的也是对性的真实需要。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认同或不认同，因为有些是情势无法自己决定的，只是你用什么心态去做，其实一生中或许有很多交男女朋友的机会。但自己真心所爱的确不多，我觉得只要自己觉得无悔那一切顺其自然。

(男同学的回答)

……很难实现，真的能做到婚前没有性行为活动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如果真能做到那我很佩服他，至于承诺，讲多了会成谎言，做得到才是最重要的。(男同学的回答)

我觉得真爱的定义并不是试婚、同居、外遇的问题，对另一半有责任，和真心的包容力，站在对方的立场互相着想、体贴，相信真爱不是一简单的运动所能唤起的。(女同学的回答)

在描述「真爱为何」这一类的回答中，不仅爱和性是分开的，也去性欲化的谈论对爱情的高度憧憬、以及爱情与婚姻的高度关连。所以另一个赞成这个活动的女同学说：

……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是一项好的活动，而且你爱他才会嫁给他，……

在所有同学的回答里，只有一个女生的答案特别有趣，她是这样说的：

我本人没什么太大的意见，因为我觉得，狗教得不好，这一定和主人本身有关，所以不能怪别人，而且苦苓说过一则故事，如果宪法改为不准离婚及试婚及婚前性行为，连睡觉时都不可以做春梦，都要服用卫生所开出的「不会做梦的药」，如犯下以上大错，将判刑不然就罚金，半夜也不准外出闲逛，如果真的这样，我相信新好父母及新好青年这一代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临了，但太可怕了，如果我是婴儿就没差了。（女同学的回答）

在所有的回答中，这是唯一一个从性控制的角度来谈真爱运动，而被她引为支持的基础。既不是性解放论述、也不是情欲与身体自主的女性主义，而是苦苓的论点。

有些受访者提到上课无聊时会玩的一些身体游戏，多是青少年同侪之间自发性发展出的某种透过身体进行人际互动的方式，这些身体游戏显露着青少年们对性与身体的高度兴趣。然而，青少年高度的性活力，相应着的却是起因于情欲文化资本的贫瘠而对性的保守态度、或是起因于情欲活动品质的低劣而生的悲观低调的性心情，在访谈中，一直有交男朋友的受访者有些怀疑而无奈地说她和男友之间的性活动「从来没有特别的感觉」。

生活在另类情欲论述可及性低的人际网络与文化消费方式中，最保守的性逻辑继续在她们身上运行，包括深化的处女情结、或是认为「性应该建立在爱之上，那些随便就和别人发生关系的女人，就像公

厕一样」、「小孩是无辜的。不赞成堕胎」，即便已经有身体经验，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感觉、快感、欲望……基本上是悲观的，而对部分有同性情欲经验的青少年，由于同性恋的污名，以及 A 片等粗糙的情欲文化素材将女女性爱中性化，加上由同性恋主体出发的文化商品在形式与可及度上仍属小众，青少年们往往在「我这样算同性恋吗？」的问题里打转。

五、结语：差异的性政治——阶级、年龄与性别

台湾的情欲解放论述被不少人批评过于中产取向，然而将经济资本视为情欲解放的决定性物质基础是非常荒谬的论点。不同的女性的情欲处境当然有差异性，然而这些差异并不必然是单向由经济阶级属性决定，往往是建基于异性恋父权体制中的性／情欲逻辑与其他社会关系交互渗透之中。

讨论技职教育青少年的情欲处境时，社会关系建构所展现的差异性包括年龄、以及既是劳动力身体养成又是取得象征性文化资本（文凭）的技职教育。对青少年来说：我们无法抽空现实地思考青少年是否足以累积身体经验为情欲资本；家庭的强制性监管，青少年具有年纪、性别、性欲特质的劳动身体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摆置的位置，以及同济之间的身体次文化——青少年的身体经验是在这诸种社会空间中构筑出来。

性政治权力关系的施行绝不仅仅简单是剥夺与控制的对立关系，相关于性的各式论述并非外在于青少年。以压抑、限制来规整青少年的性状态；医疗与性学教育、性解放论述、情欲与身体自主的女性主

义、同性恋论述、性道德重整的新右派，……这些相关于性的各式论述相互竞逐，而成果即是性欲主体成为论述的道成肉身，以该论述的逻辑来述说「性」。各式性论述的行进方向与方式编织着情欲文化资源网络，而由不同的性欲主体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关系着情欲文化资本取得方式与内容。技职教育青少年情欲处境与其处在情欲资源网络边缘位置有相当大的关系，另类情欲资本的可及性低，可以取得用以表现身体互动情欲传达的形式单一，在她们身上运行的往往是最保守的性逻辑。

社会关系所建构的差异性，不仅使男性与女性之间情欲的身体资本以及文化资本的质与量不同，不同的年龄、阶层生活经验、婚姻状态的女性情欲处境也存在着差异，站在这样的差异上才得以继续分析女人身体的情欲经验、不同的情欲文化资本的可及度与女人之间情欲文化资本的差异、以及去思考不同的情欲位置上的女人情欲解放的基础及可能性。

（本文中对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观察访谈的资料来自作者参与的全国大专女学生行动联盟青少年计画。特别感谢自始至终参与计画的辅大女研社、文化女研社、东吴城区部黑水沟社同学，和毕业于各女研社的刘慧君、赖俞蓉、石秀娟、范雅竹的共同访调与讨论，以及佐苗夏乐祥提供的协助。）

参考书目

台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

1996 1996 台北市中学生性态度问卷调查报告

江福清

1993 高职学生性别角色取向、生活角色重要性与生计成熟之相关研究。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研究所硕士论文

何春蕤

1995 由清欲沙文主义到情欲正义，《中国时报》，民 84 年 4 月 12 日

林文瑛、王震武

1995 分流教育的社会效果，发表于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分流教育」学术研讨会

林芳玫

1994 美丽「性」世界？，《中国时报》，民 83 年 10 月 13 日

夏乐祥

1995 今夜星光是否依旧灿烂？从东方工商夜间部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看高职教育改革的问题与前景，佐苗记事，未出版

郭力昕

1995 (1) 谁能玩性——压抑与解放之间的杂音，《中国时报》，民 84 年 2 月 13-14 日

1995 (2) 二元对立又一章——对何、张二文的几点意见，《中国时报》，民 84 年 4 月 4 日

傅大为

1994 风声与耳语，《当代》104期，民83年12月

张娟芬

1995 《豪爽女人》谁不爽，《中国时报》，民84年3月8-11日

谢小琴、张晋芬、黄淑玲

1995 政策与职业学校的运作，发表于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分流教育」学术研讨会

魏慧美

1993 高中学生性格及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对其性教育需求之调查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

